

曲彦斌 著

石韵

——印人印语谈薮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石韵卮言

——
印人印语谈藪

曲彦斌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韵卮言：印人印语谈藪 / 曲彦斌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347-9162-8

I. ①石… II. ①曲… III. ①金石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7. 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045 号

石韵卮言

——印人印语谈藪

曲彦斌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郑强胜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 敏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文化路 56 号金国商厦七楼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7358093

题跋与解印（代序）

◎初国卿

与曲彦斌先生相识多年，他签名题赠的书在我的书架上已有一大排。每看到他的这些著作，我都油然升起一种服善之情怀。曲兄广闻博观，为学深厚，治学领域所及，举凡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商业史、金融史、网络社会学、民俗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等，林林总总，多有建树。如今，又有《石韵卮言——印人印语谈藪》一书的清样摆到了我的面前，并嘱我作序。这让我更为惊叹，原来曲兄在多学科研究领域又增加了一门金石学。

说到金石学，倒让我想起了曲兄的书法。就当下书法的一般意义和流行书风而言，曲兄当不在书法家之列。因为他既没有举办过书法展，也没有召开过研讨会，更没有上过拍卖会，但曲兄的毛笔字却又远比那些办过展、开过会的所谓书家的字有味道得多。远的不说，就我桌上这本不久前出版的《葇菲菁华录：历代采风问俗典籍钩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不仅书名有意味，而且曲兄的“自署”之字也令人刮目。典型的“二王”书风，字里行间透

着一种灵秀和韵致，平和自然，且不失道美健秀；不温不火，含蓄委婉，颇有些“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之美感。我还偶然见过曲兄的题字或题跋，每每给我的都是这样的感觉。比起时下那些所谓“职业书法”或“名人书法”看上去要舒服得多，也美得多。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曲兄之字还体现着文字背后的书卷内涵和文化意蕴。

我一向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载体，离开所承载的内容，书法就只是空疏无根的为艺术而艺术，或说是没有思想的墨的涂抹。所以在我所收藏的诸种书法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题跋，其次是信札，再次是自作诗稿。因为题跋从来都是书家综合能力的体现，能题跋者，首先要读懂和理解所题作品的内容，其次是组织精到的题跋语言，最后才是提笔落墨。可见题跋作品首要的条件是学识与学养，其次才是书法技巧。诗稿也是同样的道理。然而时下满大街的书法家们，能在宣纸上写出自作诗的人却不多，能题跋的则更少见。大多提笔就是“白日依山尽”或者“春眠不觉晓”，连“迢递高城百尺楼”都难见到。所以当有人要送我书法作品，问我喜欢唐诗还是宋词的时候，我宁愿说“喜欢菜谱”，因为菜谱多少还是自己的，还有些许个性。关于书法的个性问题，东北沦陷时期的著名作家、书法家李正中先生曾有过中肯的意见。早在2004年长春“李正中返里书法展”上，当有记者问他对时下的“流行书风”有何评价时，他说：“每一个历史朝代的书法都有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书法就没有生命力。但个性是靠学养和功力支撑的，对于那些学养一般、功力较弱的人来说，会很容易陷入‘个性’的陷阱而出不来。呈现个性固然重要，但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个性只有用学识和素养积淀起来，才会更坚实，更有美学价值。否则一味追求‘流行风’，只会浮夸一时，终会被历史所淘汰。”如今，当所有流行都成为过眼云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李正中先生的这番话，更觉语重心长。同时，我们对照李先生的话来看曲兄的学者字，则更印证了李先生观

点的正确性。

在对待书法上，曲兄正是以写字的平常心，来表现一个文人、一个学者的一种真诚、一种学养和一种精神。尽管他未以书法家自称，也没有刻意经营自己的书写，但由于其笔底毫端饱含着丰厚的文化修养和沧桑的学术阅历，这就无形中使其翰墨文字带上了书卷风华和美学意蕴。所以，我曾劝藏界朋友，包括我自己，要收藏就要寻找这类翰墨，而尽量远离那些职业书家的流行作品。

本来是为曲兄新作写序，不意却说了这么多的书法事，但这又绝非题外之言，因为真文人总要有些翰墨之缘与金石之好的。

曲兄的金石之好是和他的书法相一致的，具体说来则是这一部《石韵卮言——印人印语谈薮》。此书系作者于2008年至2014年为《文化学刊》封底篆刻配文撰写的数十篇系列学术随笔的结集。每篇附一幅或多幅篆刻，文与篆刻互相关联呼应。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方寸箴言发微脞录、书人书话故事丛议、藏书印藏书铭谭屑、印言印艺印人故实。文章所论列的篆刻作品，则多为文人学者的藏书印，或与书、与学问有关的闲章。这不能不说是曲兄在选择篆刻作品时很有独到的眼光。

曾任苏州知府的清末金石学家吴云有方汉印风格的白文闲章：“无事此静坐，一日抵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曲兄论此印之文题为《读书之于养生疗疾》。他在文章中说，此系苏东坡《司命宫杨道士息轩》诗的开头四句，其全诗为：“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后来，明代的徐文长亦曾戏改此诗前四句为：“无事此游戏，一日当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再后来，胡适进一步戏改，几成一首打油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岁，我活百五十。”曲兄对此感叹道：“予反复吟诵是诗之

余，不觉突然想到，这也可视为一首读书诗，或说是读书养生诗。”因为“体气多病，得名人文集静心读之，亦自足以养病”。道理何在？或即明代晚期太医院医官龚廷贤《寿世保元》所言：“诗书可以悦身心，可以怡性情，可以延年。”一方小印，让曲兄得出如此之解读，正可谓禅悟也。

在曲兄此书中，我很喜欢《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一文所选海源阁杨以增的藏书铭：“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阁主人，清白吏。读曾经，学何事？愧蠹鱼，未食字。遗子孙，承此志。”这36字藏书铭由清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吴熙载制成篆字朱文大印，有吴氏一派的端庄、浑厚风格，而又不失飘逸、舒展，柔中带刚，法度精严。“海源阁”在中国藏书界曾赢得“南瞿（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北杨”之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云“艺芸散后归何处？尽在南瞿与北杨”，即本此。“海源阁藏书铭”恰是杨氏藏书之富、之精，集书之爱、之痴的具体写照，对图书典籍的一世深情都赋予这方印文当中。海源阁所在的东昌府（即今山东聊城）是我的祖居地，这个声名显赫的藏书楼，后来历经兵燹战火，大部分藏书均已散失，少量辗转入藏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海源阁”书散楼空，唯有这36字藏书铭，历久铿锵，依然铭刻在爱书藏书人的心中，世代传诵。

曲兄当然也是个爱书藏书之人，家藏各种典籍达数万册。每次与他相聚，最喜欢的话题就是最近又得到什么奇秘版本的好书了。酒桌上如能答应他有好书相送，他即会连连干杯，快乐激动如同一个少年。他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叶德辉特别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南开大学王之江先生回沈阳相聚，餐桌上他二人大谈叶氏藏书和学问，如数家珍地讲坊间种种有关叶氏佚闻，弄得一桌人都听傻了。这也难怪，叶氏当年与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同榜进士，以至胡适都曾感叹：“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石韵卮言——印人印语谈

数》讲藏书印，当然少不了叶德辉，这就是《幼曾厌学的读书种子叶德辉》一文。在此文中，曲兄就叶氏藏书印“长沙叶氏郎园藏书处曰丽楼，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欢古堂”展开叙述，总结叶氏收藏和研究古籍、金石、古钱的成就，分析他的“怪”与“劣”，以及最终成为革命者“刀俎物”的悲剧结局。既有深刻的反思性，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这部书里，曲兄论印而又不拘于印。中国自古就有金石不朽可以传之万代的传统信念，以为将“金玉良言”铭之于金石即可永世牢靠，举凡祈愿之言、颂赞之言、纪念之言，无不如此。如《散议“好人好事”》一文，谈的就是清林皋篆刻“存君子心，行丈夫事”一印。在这篇文章中，曲兄将君子与好人、好事，甚至与学雷锋结合起来，无异于一篇论人谈世的讲稿，读来妙趣横生。

在借印文谈藏书、谈人生的过程中，曲兄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民俗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长处，每篇文章或旁征博引，或议论抒情，不仅给人以知识启迪，还有审美享受。如《论“小人”之“小”》《杂议“床上书连屋”》《嗜古富藏尽在为国传古》《文彭的篆刻“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莫不如此。

喜欢翰墨金石的曲兄自然也是我的同调。我喜欢书法，自然也喜欢金石印章，尤其喜欢曲兄所论的闲章一类，石料最好是寿山老性芙蓉。多年下来，我也藏得数方，如老莲的“人贤气味和”、朱耷的“渺渺兮予怀”、黄易的“琴书四壁有清音”、徐宗浩的“书卷才开作睡媒”、胡仝太的“鬓丝禅榻”、朴堂的“名山如见六朝人”、葛笠年的“敢云下笔不加点，差喜临文无愧词”、恭寿的“文章必自鸣一家”、陈旧的“砚池春暖”、丘石的“家在辽西红叶村”等，每一方印章，虽然也在乎所用石料和刻家声名，但最在意的还是印文的讲究和清贵，能钤在书前文后。这一点，倒是和曲兄有些同气相求。

读了曲兄关于印章的书，忽然有了想去雅俗轩的欲望，去看他的藏书，喝他的好茶，当然更想欣赏他的闲章。关羽有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12个字亦可入闲章，何时求人刻来，正好作为雅俗轩喝茶的随手礼。

乙未中秋于沈水乐毅山房

十年气息一日芳（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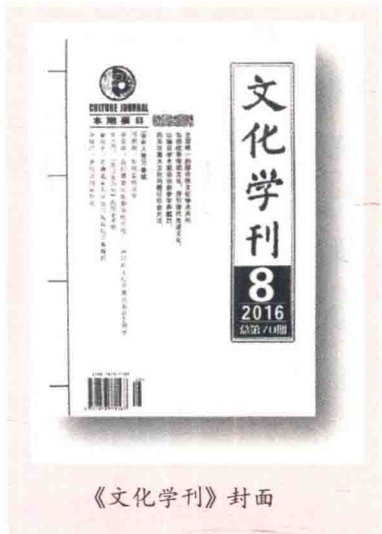
◎曲彦斌

作为前言或书序，例当首先解题。所谓“石韵”，即汉语言文字独有的金石篆刻艺术及其印文意蕴、韵味。“卮言”者，又写作“卮言”，自然随意之言，或支离破碎之言，语出《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成玄英疏云：“即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耳。”实乃杂议漫谈。这些“卮言”，又不免习惯性地常常“掉书袋”，引点儿古诗名句之类，还不算是正儿八经的“诗话”，正所谓“卮言我不如庄惠，终日观鱼只有诗”（元·许有壬《作乐导水·倚槛观鱼》）。

这本小书所辑，是数年间刊发于《文化学刊》封底篆刻的系列学术随笔。这些文章，或关于封底篆刻及其印文内容的艺术评介，或因文章题旨而选用的封底篆刻，皆与篆刻相关联。遗憾的是，虽说每期封底例行刊印一方篆刻，却因时间精力所限而未能逐期撰文与之链接，如今结集则难称臻美如意。或许，正因世上事难以尽善尽美才成为人们的一种追求与渴望。尽管如此，这些篆刻

和文章仍是伴随《文化学刊》一路走来而结下的果实。

各篇文章皆对应一方篆刻，或是穿插数方篆刻。相应的文章，或因篆刻作者乃至使用者为文，或以印文为话题抒发开来，依内容大体编作四辑。一、“方寸箴言发微脍录”。如《咏叹“文采风流”诗话拾掇》《徐三庚的读书印及其他》《范文正家风：“俭廉恕德”》《王艮与李贽的“乐学”理念与境界》等。二、“书人书话故事丛议”。如



《文化学刊》封面

《“岂为功名始读书”故实琐议》《“愿读人间未见书”清议》《幼曾厌学的读书种子叶德辉》等。三、“藏书印藏书铭谭屑”。如《人生不用觅封侯，百城高拥拜经楼》《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等。四、“印言印艺印人故实”。如《邓石如的篆刻“我书意造本无法”》《丁敬的篆刻“竹解心虚是我师”》《吴昌硕的篆刻“文章有神交有道”》等。

二

古人谓人生“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稀、八十耄耋”。不经意间，《文化学刊》已经迎来“不愁”之年。意即本文的标题“十年气息一日芳”。

借大象出版社为余结集出版这本小书之际，说说《文化学刊》的故事，似乎也算切题。不过，此“诗话”，非彼“诗话”，犹“歌伴舞”，实属借诗说

话，乃“诗伴话”。

何以说“十年气息一日芳”呢？缘自“古道天道长人道短，我道天道短人道长。天道昼夜回转不曾住，春秋冬夏忙。颠风暴雨电雷狂”，“天能夭人命，人使道无穷。若此神圣事，谁道人道短，岂非人道长。天能种百草，获得十年有气息，薜才一日芳。人能拣得丁沈兰蕙，料理百和香。天解养禽兽，喂虎豹豺狼”。（唐·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人道短》）《文化学刊》作为文化研究海洋中刚刚起航的一叶轻舟，悄然扬起的一片新帆，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恍惚间一瞬十年。有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自题》）。作为这本杂志的创刊人，虽未必“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可谓“十年甘苦寸心知”。对于一路走来的杂志来说，倒是可说“十年不寻常”“十年气息一日芳”。

至今犹记得当年创刊时的发刊词《文化学刊之于“文化”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史上，有两个最为复杂的概念。一是“文化”，因为文化是多元的，多视点审视、界定“文化”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再即“人”，因为人类是文化的、社会的高级动物，“文化”是“人的文化”。

《文化学刊》便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园地，载负相关信息的一叶新舟。

《文化学刊》作为中文社科文化学术理论期刊，力求创新、求是、争鸣、前沿，发表高品质学术成果，搭建人文社会科学自由、平等的学术平台，为发现和扶持学术新人创造机会、提供园地，并以此参与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去。

《文化学刊》办刊主旨：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探索导引现代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人文社会。

《文化学刊》办刊方略：以瞩目学术前沿创新使学界瞩目，因关注现实

文化问题让社会关注。

《文化学刊》是各路文化学者的学术家园，欢迎和渴望多领域专家学者组织参与和支持。

《文化学刊》以文史为主，古今并重；以自己的独特视点，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力求选题前沿、创新、厚重，独具视点，独具匠心。

“务本叶茂，求是根深。”我们追求的是源流相续、命脉相承的特色文化，是放眼世界、勇于借鉴的开放文化，是以人为本、兼收并蓄的和谐文化。

《文化学刊》是文化科学的海洋中刚刚起航的一叶轻舟，一片新帆，但她会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簇拥着中华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人类心灵深处。

应该说，这个发刊词是以本人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宣示的是本人的文化学思想和办刊理念。基于此，取名“文化学刊”。至于“她会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簇拥着中华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人类心灵深处”，似乎多了一点抒情色彩，亦属当时草创时的信心与乐观。当时，我已年过半百，仍像年轻人似的，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似的兴致勃勃，甚至是雄心勃勃地扬帆起航了。

第四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2015年12月）的会议交流文件中印发了本人题为《略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积极办刊”》的书面发言。我以《文化学刊》近十年的办刊实践总结出来的“积极办刊”理念，正是对《文化学刊》办刊理念的解读。我认为：

所谓“消极办刊”，又可谓“一般办刊”或按常规“平稳办刊”，是指按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办刊的基本规范，根据既定的栏目设置筛选来稿，通过编辑程序发稿付印出版。

所谓“积极办刊”，则是在一般常规办刊及其规范的基础上，遵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基本规范，以不同刊物的办刊宗旨定位，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和组稿等多方面，紧紧跟踪学术前沿发展动态的办刊方式。

关于如何“积极办刊”，是一个总结经验 and 值得探讨的问题。关于“积极办刊”的要素很多。就时下而言，我觉得首先是学者办刊，尤其要求总编辑、骨干编辑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常言说“术业有专攻”。不好苛求总编辑有多宽广的研究领域，并都有突出建树，但应具有较强的学品、学养和学术能力、学术激情，以及必备的组织策划能力。其次，是敢为天下先，要善于发现、组织并勇于选发有争议但有一定见地的争鸣稿件，要勇于刊发辨伪指谬和批评性、争论性的稿件。

我认为：“紧紧跟踪并顺应学术前沿发展动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聚焦理论前沿，才能保持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生命活力。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任何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文化研究，均不会有生命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时下学术前沿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关节点之一。一本文化学术刊物就是要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重大社会文化问题，体现主流文化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文化学刊》创刊伊始到今天将近十年的办刊实践，努力做到这积极办刊的“三个一”。具体说，那就是以“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探索导引现代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人文社会”为办刊主旨，以“创新、求是、争鸣、前沿”为办刊理念，以“以瞩目学术前沿创新使学界瞩目，因关注现实文化问题—让社会关注”为办刊方略。回头一看，似乎有点儿自我标榜之嫌，但的确是言行一致地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说起来，也真是有些可圈可点的故事。

2008年《文化学刊》这叶小舟扬帆起航不久，适逢“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我们意识到与灾难抗争，人文学者不应缺席；在灾难面前，文化要有担当；灾后重建，要体现人文关怀。于是便在当时初创的《文化视角》专栏，在全国同类学术刊物中率先组织刊发了以“灾难文化与人文关怀”为专题的《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等5篇学术文章，在全国同类刊物中首先提出应关注“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和“人文社会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学术职责”，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有的文章在中国知网被下载达300多次。新华社及时予以报道并配发了本刊的论文，《辽宁日报》还为此发表了专题访谈。

2011年，《文化学刊》先后策划、组织了诸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区域性文化史如何写”“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文化的研究”“弘扬优秀典当文化，更新优化经营理念”等焦点问题。

“文章天下称公器，诗在文章更不疏。到性始知真气味，入神方见妙功夫。”（宋·邵雍《谢富相公见示新诗一轴》）理论著作是不是一定枯燥，味同嚼蜡？学术论文需不需要文采，引人入胜？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文采”的国家，论说文中富有文采而流传至今的名篇可谓汗牛充栋。南朝刘勰曾明确地提出了“文采”这个文章学兼文论学命题，“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其命题可以上溯至孔子主张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等言论。为文讲究神采、质采、情采、形采和辞采，“文采”的这五种要素均直接关系着文风。可以说富于“文采”是我国古代论著的一个显著特

点和优良传统。

2013年第4期《文化视点》专栏集中发表了8篇论文，发起“学术与文采”专题学术讨论。有媒体报道说，最新出版的《文化学刊》，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该刊总编辑、著名民俗学者曲彦斌旗帜鲜明地提出：“现代科学规范框架下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不仅要崇尚‘格式’，更要重视‘文采’。”

然而，“业贵精于勤，耐取晓窗冻。文章实公器，妙语世人共。”（宋·洪钺《示儿》）学术文章也要有文采，谈何容易！《文化学刊》就学术文章不需要有文采开展专题讨论，目的在于廓清一个学术著作规范的盲点，净化学术文风。这里之所以就此发声，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社会要求——学术史的书写趋向。不过，我自己私下里不觉惴惴不安起来——自己的书写向乏文采，自此以后，自己的文章可怎么写呀？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兴之所至，忘了给自己留条退路，权作终身鞭策就是。在“公器”平台，只好“舍生取义”了。

时下政府对媒体监管特别注重导向。面对各种各样社会文化问题的大是大非，“公器”应有自己的立场。从20世纪鲁迅生前的激烈论争开始，数十年来始终是波澜起伏，绵延未绝。特别是鲁迅获誉“旗手和民族魂”之后，关于鲁迅的评价，迄今仍一直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境内外学术界、文化界一波接一波的贬损甚至是妖魔化鲁迅的现象愈演愈烈，而作为“正能量”的“挺鲁”的声音似乎发声纤弱。面对当下几乎形成了对鲁迅全方位、多样态的贬损态势，《文化学刊》在2015年第4期的《文化视点》栏目以“科学诠释鲁迅乃民族大义”为主题，集中编发了《贬损、亵渎鲁迅：中国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新常态”》《厄议“五个鲁迅”》和《鲁迅：说不尽的话题》3篇论文，主张“科学诠释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捍卫“旗手和民族魂”的鲁

迅是捍卫民族大义之所在，鲁迅可以批判，应在科学理性的批判中继承、弘扬鲁迅所代表的民族智慧、民族正义与民族精神；不能容忍肆意甚至恶意污损、诽谤“旗手与民族魂”成为一种社会病毒似的消极时尚，通过妖魔化鲁迅误导社会。这是历史和未来所赋予国人的社会责任。学术界应有所担当，《文化学刊》责无旁贷。

本人作为以“职业学者”为第一学术身份的学刊总编辑，自当有办刊自觉与自信。这就是，我不回避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刊发自己的文章，并承诺除特殊情况外，我的文章首选发在《文化学刊》，因为我自信会给学刊带来声誉。当然，这还有个前提，那就是本人稿债颇多，很少有发不出去的文章，可以避去无处发表之嫌。以至于有的文章如《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论方问溪〈梨园话〉及其戏剧史意义》《祛魅驱霾：科学地解读并升华古老的巫术智慧》《“侨批”隐语与梅州“下市话”等小地域乡土秘密语现象厄议——关于民俗语言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田野调查札记》等，刊出后反响颇好，不免有人会惋惜我没把这样的重头稿子交给有些“名刊”发表，损失了一笔不小的褒奖。非但如此，甚至，为一些重要选题的急需，本人不惜暂时搁置手头“刚刚入港”兴致正浓的研究与书写，临时“跨领域”撰写“急就章”。如，《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厄议“五个鲁迅”》等。作为学者，自当是“术业有专攻”。我有自己刻苦钻研了几十年的“专长”学术领域，相关的学术兴趣与激情至今一直都很浓烈。现实生活中的专家学者都脱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的思想文化，都负有身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必须直接面对并以学者的理性明辨是非。即如我在一篇论文结尾简略谈到的，“作为吮吸着鲁迅精神成长一生、一向敬仰鲁迅的后生社会成员，直面‘五个鲁迅’，权作‘厄议’以言之，自当发声”。面对一波接一波愈演愈烈的贬损、妖魔化鲁迅的现象，面对“唱衰鲁迅”思潮的严峻态势，作为学者要发声，作